

沈书枝:还顾望旧乡

从第一本散文集《八九十枝花》开始,到后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再到最近出版的新书《拔蒲歌》,沈书枝一直都在书写皖南的故乡:写故乡的物候、草木、饮食,写于乡村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不过,对她而言,故乡不仅是她在北方安家后的“精神乡土”,更是她的肉身依旧经常往返的实体存在,“直到现在,乡土的自然也仍然在滋养着我,每次回家,看到熟悉的花草树木,心里都感到充盈”。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拔蒲歌》
沈书枝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2月



描写了童年在山间常吃的红果子“糖罐子”(金樱子),还有那些“极平常”的花花草草:喇叭花(牵牛花)、指甲花(凤仙花)、洗澡花(紫茉莉)、蜀葵(端午槿)……

曾有人在文章中总结道,在近年来的散文写作中,植物散文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面向,写到植物或者说是自然万物的时候,“行文都会更加从容而气壮,而显出超越个人哀乐的微妙的想象力”。谈瀛洲的《人间花事》、舒行的《山里来信》等都是其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把沈书枝的乡土写作划入植物散文中似乎也适合,但又不限于此。不过,关于自然、植物和故乡的写作当然不是一个新的写作方向,不少作家都尝试记录过一年中居住地的花木和物候的变化。

婉转的情歌意味

很多读者都能看出沈书枝的“师承”,说她的笔法有废名、周作人的影子,又受到了沈从文、汪曾祺的影响。沈书枝也坦言自己之所以对风物散文开始感兴趣,完全是因为大学时读周作人的结果,“意识到了乡土的意义和价值”。作为古代文学的硕士,她亦同样接续了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有着对“传统诗文的深切体悟和掌握化用”。沈书枝说,“我写散文时其实很少引用古诗词,古代文学对我的影响可能比较难一眼看出来”,但在字词的选择上,她很感激专业的滋养;另外,专业对她的影响大约则是一种对古典情致的偏好,比如这本《拔蒲歌》的书名,即来自南朝的民歌:“青蒲衔紫茸,长叶复从风。与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她很喜欢其中“婉转的情歌意味”。虽然自己写的并不是情歌,但她还是“希望那种摇曳缠绵的风致能够浸入其中”。

废名同样是沈书枝特别偏爱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使我感觉难得的一点是童趣的保留。他是一个爱护儿童的人。这一点周作人也是,但周作人的文章更偏于理论的阐述,而废名则是在描摹自己做儿童时的心理,并给予理解、同情”。沈书枝很受这一点的触动,想在自己的写作中也做到这一点,“在我国,即使是在现在,儿童的心理需求还是常常被忽视的,很少有大人真的把儿童当作平等的对象来沟通”。

如果说沈书枝的乡土写作有什么特殊之处,或许是即使在她写完以“在北京定居”为内容的《安家记》之后,她在身体与灵魂上仍和南方有着割不断的依恋。她与乡村和城市的关系是共生共长、不断变化的:从《拔蒲歌》开始,“环顾望旧乡”之书不但包含过去,也写及现今,相信将来它们依旧会是值得开掘的主题。

还顾望旧乡

《拔蒲歌》的书名源自南朝民歌《拔蒲》:

青蒲衔紫茸,长叶复从风。
与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
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蒲草是沈书枝喜爱的植物,风过时,它们在水边齐齐摇动的身影能够唤醒她对于年少乡村生活的忆念。古代文学硕士毕业的她自然也十分熟悉《拔蒲》的情歌意味,其中包含着大胆又深重的热情,不至于过度外露,却直白可爱。在她眼中,风景与情爱的交织是民间歌谣最为动人之处。

从皖南到北京,漂泊在外的经历赋予了她重新审视家乡的视角,也造就了写作时频繁采用的“回望”姿态。散文集《八九十枝花》是沈书枝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从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孩子视角出发作怀乡记录,后继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则更加关注现时与过往、家乡与他乡的对照,以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为切入口,记述了几十年来一家人的生活变迁与姐妹五人的生命历程。《拔蒲歌》是沈书枝的第三部作品,收录了她从2013—2018年五年间所写的散文,情绪与内核仍是“还顾望旧乡”,时间线已蔓延到现今。

《拔蒲歌》以《儿童的游戏》为开篇,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下常见的儿童游戏做了一个简述,其后分为三部分“红药无人摘”“瓜茄次弟陈”和“与君同拔蒲”,分别从野草花树、皖南吃食以及乡村人事三个日常气息丰盈的角度出发,书写北漂异乡人眼里的“南方家乡”。沈书枝说自己想要传达的并非城乡对立的流行观念或是抱憾缅怀农村图景的消逝,“乡愁”与“回归”也不是她创作的关键词,节制的书写之中既有日常风物的美好,也有乡野生活的艰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沈书枝的文字多以“绵密贞静”和“情感克制”为人称道,她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令人印象深刻。《拔蒲歌》的辑一“红药无人摘”即检点从前乡下的野草花树。她说,“如果真正认识了一些植物,就会知道我对身边植物其实不过停留在很入门的水平,我从小在乡下长大,自然会熟悉一些植物,但只识得地方土名”。虽然沈书枝自称“只识得地方土名”,她曾在网上抄录过自己喜欢的周作人的《野草的俗名》一文,该文记录多种花草的绍兴土俗名,兼以作者自己的儿童经验作旁注。在周作人看来,这是“民俗志的好资料,可见平民或儿童心理,不单是存方言而已”。在《拔蒲歌》里,沈书枝同样细致地

新书推荐

柳理红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光荣与梦想》
2019年3月
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代是一个经济学家群体作业、团队作业、发挥组合影响的时代。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

第一代,出生于1920以前,几乎都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1949年后,是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又是他们最早觉悟到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制度,以

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像孙治方、薛暮桥、蒋一苇,等等。

第二代,出生于1920—1940年。他们中的有的在民国时期上大学,接受了西方经济学训练,像刘国光、董辅初、高尚全;有的1949年以后上大学,以学习《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改革开放后,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像吴敬琏、赵人伟。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参与了体制改革,也觉悟到经过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他们将学术理念、国际视野融合,承上启下,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深刻的历史局限。

第三代,出生于1940—1960年,主体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入洞察。1970年代末,他们重新获得受教育机会,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投入改革洪流,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以30岁左右的年

2019年3月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山下克明《发现阴阳道》

受影视、动漫等的影响,阴阳师和阴阳道备受瞩目,操纵式神、与怪搏斗的阴阳师形象深入人心。真实的阴阳道究竟如何?

在山下克明笔下,阴阳道是与佛教、神道教并列的日本三大宗教之一,他客观地还原了其祭祀和咒术的实际情况,展现了律令官员阴阳师的日常生活及其与平安时期贵族们的交往。针对广为流传的各种关于安倍晴明的传说,山下克明探讨了其形成的背景和过程,

2019年3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罗]米哈埃拉·诺洛茨《美之地图》

佩特拉,她们在千差万别的处境中,各自绽放美丽。什么是美?《美之地图》给出了500个不同的答案。镜头前的她们有着不同的发色、民族、职业、年龄、信仰,她们展示自己真实的样子,她们的美各个不同。美不是一个狭隘的标准,美是一种开放的自由:自由地选择如何展现自己,自由地探寻自己的美——而不被外在世界的看法裹挟。

《美之地图》是Facebook和Instagram的热门摄影项目,罗马尼亚摄影师米哈埃拉·诺洛茨走遍50国,用镜头记录下500张面孔的美丽瞬间。从亚马孙的热带雨林到伦敦街头,从印度的乡镇集市到约旦古城

2019年1月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英]大卫·汤姆森《造就电影的时刻》

迈克尔·翁达杰说:“大卫·汤姆森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电影评论家,也是值得信赖的电影史学家。”

电影史学家大卫·汤姆森在代表作《造就电影的时刻》里,从1887年埃德沃德·迈布里奇早期先锋性的照片开始,选取百年电影史中包括《乱世佳人》《卡萨布兰卡》《M就是凶手》《长眠不醒》《第三个人》《公民凯恩》《火车怪客》《东京物语》《日落大道》《西北偏北》《放大》《教父》《唐人街》《出租

车司机》《闪灵》《蓝丝绒》《暴力史》《声名狼藉》等70多部电影,引领读者进入一场视觉的饕餮之旅:既让我们一次性领略了影史上重要作品的魅力,又能从他对大量的影像细节的解读中体会常常被我们忽视的动人瞬间。他以独特的角度和作家精准恰当的表达,揭示了一个时刻是如何成就一部电影,从而告诉我们电影的本质,以及镜头内外的苦乐人生。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